





鲁迅形影

董炳月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形影 / 董炳月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12

ISBN 978-7-108-05573-6

I. ①鲁… II. ①董… III. ①鲁迅研究—文集 IV. ①I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9620 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李静韬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2.75

字 数 275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5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题 辞

鲁迅体弱多病、身材瘦小，却在人世间留下了巨大的影子，作为明与暗的符号。

而且，许多生命在其巨影的笼罩之中，呐喊或彷徨，欣喜或悲哀，挣扎或惊悚，以证明其巨影的真实与充实。

影以形存，形以影彰。形非形，影非影。对于鲁迅来说是如此，对于面对鲁迅者来说同样如此。

著者，2015年5月10日

目 录

正 编

“仙台神话”的背面	3
一 “仙台神话”的诞生	3
二 记忆的误差与选择	4
三 周树人何以去仙台?	6
四 施霖意味着什么?	9
五 两个“藤野先生”	10
六 “留日”之于鲁迅	14
“仙台鲁迅”与国民国家想象	
——以《仙台书简》为中心	17
一 初期“仙台鲁迅”的国民意识	17
二 在《仙台书简》的延长线上	21
三 “仙台叙事”的意识形态性质	25

鲁迅留日时代的俄国投影

——思想与文学观念的形成轨迹	31
一 尚武与爱国：拒俄运动中的鲁迅	31
二 仙台时期的“日俄战争记忆”	38
三 反战文学与对“国民”的超越	45
结语 “俄国”之于鲁迅的多重意义	54

鲁迅留日时期的文明观

——以《文化偏至论》为中心	59
一 《文化偏至论》的个人主义文明观	60
二 鲁迅文明论的背景及其批判性	64
三 青年鲁迅与夏目漱石的联结点	72
结语 “不合时宜”的文明论	79

“文章为美术之一”

——鲁迅早年的美术观与相关问题	83
一 青年鲁迅“美术”意识的自觉与美术实践	84
二 鲁迅留日时期的美术环境	93
三 两种形式，一个逻辑	101
余论 鲁迅与日本“美术关系”的多重性	109

翻译主体的身份和语言问题

——以鲁迅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为中心	113
一 翻译理论与政治性	114
二 “硬译”·转译·留学背景	120

三 翻译美学的重建	127
-----------------	-----

论晚年鲁迅的孔子观

——以《出关》及其关联文本为中心	135
一 “孔胜老败”解	137
二 《故事新编》中的“诸子学略说”	147
三 子见南子与子见老子	156
结语 “后五四时代”孔子归来	167

“日本鲁迅”的另一面相

——霜川远志的《戏剧·鲁迅传》及其周边	173
引言 “学院鲁迅”与“民间鲁迅”	173
一 霜川远志“民间鲁迅”的成立	174
二 另类藤野先生与多情鲁迅	182
三 “霜川鲁迅”与太宰治、竹内好	198
结语 “鲁迅”的空间与可能性	204

日本的阿Q与其革命乌托邦

——新岛淳良的鲁迅阐释与社会实践	207
绪论 新岛淳良及其与鲁迅的镜像关系	207
一 面对鲁迅的姿态	212
二 “日本阿Q”的成立	220
三 鲁迅的乌托邦，新岛的乌托邦	228
四 新岛淳良与《1Q84》	240
结语 鲁迅研究史上的新岛淳良	253

井上厦的“反鲁迅”

——《上海月亮》的喜剧艺术与意义结构	257
一 “病”与“笑”：《上海月亮》的舞台空间	258
二 “反鲁迅”的价值体系	267
三 “内山书店”——超国家的空间	275
四 太宰治《惜别》的投影	283
结语 鲁迅的真实，井上厦的真实	289

副 编

鲁迅：文化与非文化	295
文本与文学史	312
死去的“鲁迅时代”	320
画家的鲁迅，作家的张仃	327
一对周氏兄弟，多重日本观照	336
原鲁迅·毛边本·牛骨裁纸刀	342
后记 形与影的辩证法	349

正
编





“仙台神话”的背面

一 “仙台神话”的诞生

1926年10月12日，星期二。厦门大学图书馆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鲁迅正在写他的“旧事重提”之九《藤野先生》。笔依然是毛笔，纸是那种竖写的红格稿纸。窗外，海浪在拍打鼓浪屿，涛声隐隐传来。应当是晚上11点前后，鲁迅在稿纸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于是，一个神话诞生了——这个神话可以命名为“仙台神话”。

“仙台神话”由两个互相关联的故事构成。一个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清国留学生周树人弃医从文的故事。就像《藤野先生》中所写的，周树人从幻灯片上看到给俄国人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捕获并被枪决，身边的日本学生鼓掌喊“万岁”，于是思想发生转变。在写《藤野先生》大约四年前的1922年12月所写的《呐喊·自序》中，鲁迅对这种转变有更具体的说明：“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他们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

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另一个是以仙台医专教授藤野严九郎和清国留学生周树人为主人公的中日友好故事。藤野先生得知自己关照过的周树人要退学回东京，“有些凄然”，送给周树人一张照片作纪念，并在照片背面写上“惜别”二字。周树人没有忘记藤野先生，十多年后在北京当了教育部的科长、成了“鲁迅”，依然把藤野先生的照片挂在墙上。由于与大文豪鲁迅的特殊关系，离开仙台医专之后在故乡行医的藤野先生也成为知名人士。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乡福井县成立了“藤野严九郎先生显彰会”。昭和三十九年（1964）四月十二日，“惜别之碑”也立在了福井市的足羽山下。鲁迅与藤野严九郎的关系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在抗日战争以来中国人普遍怀有的、以“日本鬼子”为主体的“日本形象”上，“藤野先生”无疑是一抹亮丽的玫瑰色。由于《藤野先生》被收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因此只要是读过中学的中国人，大都知道藤野先生。因为自己的学生而名扬全中国的外国人，可能只有藤野先生一位。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以弃医从文故事和日中友好故事为主体的“仙台神话”一直被学者和官方进行“再生产”，其神圣性日益巩固。鲁迅本来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神话”式存在，因此“仙台神话”的再生产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只是在这种再生产的过程中，“仙台神话”背后的某些真实似乎被遮蔽了。

二 记忆的误差与选择

鲁迅1902年3月到日本留学的时候二十二岁，1909年8月回国的时候二十九岁，在日本度过了七年宝贵的青春岁月。然而，和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等留日作家相比，鲁迅回忆自己留日

生活的文字却是非常之少。除了《呐喊·自序》《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因太炎先生想起的二三事》等文章略有涉及，专写留日生活的似乎只有《藤野先生》一篇。因此，《藤野先生》在研究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和心境方面尤其珍贵。

如果我们意识到鲁迅是在离开仙台十五年之后叙述自己的仙台留学生活、把他的叙述作为“追忆”而不是作为绝对的真实来认识，至少可以发现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藤野先生》虽然是一篇纪实性的散文，但鲁迅的记忆存在着误差。比如，关于藤野先生修改过的医学笔记，鲁迅写道：“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音。”其实，他1919年迁居北京时把那些笔记留在了绍兴。1951年这些笔记被发现，共六册，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第二，在《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鲁迅用“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物以稀为贵”之类的叙述把自己塑造成“孤独者”，不少鲁迅研究者因此误以为周树人是当时仙台唯一的中国留学生。事实上，鲁迅在仙台留学的时候有一位关系密切的中国同学。

这位同学名叫施霖，与鲁迅同样是来自浙江省（施霖是仁和县人），同样在弘文学院学日语，^①从弘文学院毕业后同样离开东京到仙台留学，并且是和鲁迅同时进入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同

^① 《浙江潮》第三期（1903年3月发行）后面所附《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中，有“周树人 豫才”（前为名，后为字），隔着“汪与准 曙霞”，就是“施霖 雨若”。从这份名簿看，施霖籍贯为“杭州仁和”，二十三岁，比鲁迅大两岁（名簿上鲁迅年龄为二十一岁），比鲁迅晚五个月（1902年8月）到东京，与鲁迅同为弘文学院普通科学生。只是身份略有不同，鲁迅是南洋官费生，施霖是本省官费生。

一校园的第二高等学校。鲁迅到仙台留学的消息作为短讯发表在1904年9月10日的仙台地方报纸《东北新闻》，而早在7月12日，施霖来仙台留学的消息就发表在另一家地方报纸《河北新报》上了。根据“仙台鲁迅的记录”调查委员会委员渡边襄的考证，开学后鲁迅和施霖到达仙台是寄宿在同一家民间旅馆。现存鲁迅仙台时期的照片仅有六张，而两张上面有施霖。一张是鲁迅与施霖两个人的合影，另一张六位“同宿生”的照片上四位是日本学生，另外两位就是鲁迅与施霖。^①

然而，在鲁迅有关留学生活的所有文字中，这仙台留学时期唯一的中国同学都没有出现。

如果说鲁迅在回忆恩师藤野先生的文章中没有涉及施霖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施霖在现存鲁迅的所有文字中的“缺席”就耐人寻味。回首曾经有过的仙台留学生活的时候，鲁迅选择了藤野先生，而回避了施霖。这选择与回避之间是否隐藏着“仙台神话”的某些秘密呢？

话题要回到鲁迅去仙台的心理动因。

三 周树人何以去仙台？

关于何以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在南京读书的时候“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还说“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类似的解释被他的挚友许寿裳

^① 渡边襄：《鲁迅与仙台》，收入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仙台纪念委员会所编《鲁迅与日本》，1991；《鲁迅仙台医专时期照片考订》，马力译，收入《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83。

和后来的众多研究者们沿用，但这种解释并不完全符合逻辑。那些“幼稚的知识”足以构成周树人学习医学的理由，却难以构成他留学仙台的理由。如果仅仅是为了学习医学，那么东京也有医科学校。实际上，关于青年鲁迅去仙台，鲁迅留学仙台时的同班同学半泽正二郎早就怀有疑问。半泽说：“至于为什么来仙台，并且选择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那是难以理解的问题。当时，东京先设第一高等学校，而后仙台才设立第二高等学校；陆军师团，东京是第一师团，仙台是第二师团。”^①半泽所谓的“第二高等学校”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其实是同一所学校，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是第二高等学校医学部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四月升格而成的。在现存的照片上，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牌子与第二高等学校的牌子也是同时挂在校门的两侧。

能够解答半泽正二郎的疑问的，是鲁迅去仙台之前在弘文学院留学时的同学沈颀民的回忆。沈在1961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后来鲁迅决定学医，想进一个没有中国留学生的医专，王立才告诉鲁迅，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地处偏僻，无一中国留学生，鲁迅便决定去仙台。”^②1906年被鲁迅带往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也说：“本来在千叶和金泽地方，也都设立有医学专门学校，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这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在东京看厌了那些‘富士山’们，不愿意和他们为伍，只有仙台医专因为比千叶金泽路远天冷，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③由此

① 《鲁迅与藤野先生》，收入《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1。

② 《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段》，《高山仰止——社会名流忆鲁迅》收录，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2002。

③ 见该书第十一节《东京与仙台》，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2002年1月重印本，第34页。

可见：去仙台留学对于青年鲁迅的意义并非仅仅是学习医学，同时也是为了逃离中国留日群体。而后者显然更重要。

《藤野先生》一文的叙述逻辑也清晰地展示了鲁迅对清国留学生的不满与其离开东京去仙台之间的因果关系。文章的第一节是写樱花烂漫的时节“清国留学生”速成班的学生们到上野公园去看樱花：“头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这种二十多年后的回忆性描写中依然包含着讽刺与厌恶。第二节写留学生们在中国留学生会馆里学跳舞，“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于是，文章第三节就只有一句话：“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第四节的开头便是：“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

事实上，在鲁迅有关留学生生活的文字中，留学生的形象总是负面的。除了这里的“头”（发型）与“脚”（跳舞），鲁迅在写于1926年1月3日的杂文《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收入《华盖集续编》）一文中还写及留日学生的“胃”。他是这样写的：“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这不妨看作《藤野先生》中描画的“清国留学生形象”的补充。对此类清国留学生的排斥，构成了鲁迅离开东京的心理动因。

关于当年离开家乡绍兴到南京读书，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在《琐记》（《朝花夕拾》收录）一文中他还强调对S城（绍兴）人的认识与他“逃异地”之间的关系，说：

“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那么，这次因为看透了某些清国留学生的品性、不愿与之为伍而离开东京去仙台，依然具有“走异路，逃异地”的意义。

四 施霖意味着什么？

既然青年鲁迅去仙台留学是为了逃避清国留学生，那么施霖的出现首先意味着鲁迅逃避的失败。也许，鲁迅在仙台见到施霖的时候很失望。——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不过，结合“漏题风波”来看，施霖确实是在证明与青年鲁迅的追求相反的东西。

鲁迅第一学期（当时仙台医专是三学期制）期末考试的成绩仅仅属于中等，便受到日本同学的怀疑，甚至有人检查藤野先生给他修改过的笔记。二十年后提起这件事鲁迅的感叹依然是：“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那么，在第二高等学校第二部工科就读的施霖成绩怎样呢？同样是根据渡边襄的考证，施霖第一学期的考试成绩除了体操得满分，英语、代数、几何、图画全部不及格，第二学年的考试成绩依然如此。在鲁迅离开仙台的1906年，施霖的名字也从仙台二高的学生名册上消失了。就是说：在当时同一校园仅有的两位清国留学生中，鲁迅努力证明中国人的能力和尊严，而施霖却有意无意地证明着中国人的低能——同时证明着日本学生“疑惑”的合理性。对于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鲁迅来说，这无疑是痛苦的。

鲁迅说自己弃医从文是因为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不幸的是，心智与体格的这种关系恰恰也适应于施霖。体操得满分说明施霖体格健全、茁壮，而体操之外的科目均不及格